



中心城区三座机场的抗战故事—— 上万军民用石碾与血肉 筑成重庆机场群



两岸高楼耸立，大江川流不息。位于长江江心的珊瑚坝岛，绿草如茵，风景如画。80多年前，这里却是战火纷飞的前沿阵地。无数中华儿女以血肉之躯，在此筑起捍卫民族尊严的堡垒。

在重庆，类似机场还有广阳坝、白市驿、九龙坡、中坝、梁平等，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集空战防御、空中打击、后勤中转于一体的“联防线”，既保卫抗战大后方的安全，更撑起整个中国战区的后勤生命线。

这些机场被誉为重庆“愈炸愈强”精神的象征，是中华民族在危难之际众志成城、奋勇抗争的时代丰碑，是凝聚着民族魂魄的钢铁长城。在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之际，我们来讲述重庆中心城区最富代表性的珊瑚坝、广阳坝、白市驿三座机场的抗战故事，追忆那段波澜壮阔的烽火岁月。

珊瑚坝机场

在日机的轰炸中一次次重生

珊瑚坝是江水裹挟泥沙堆积成的一座小岛，为承接成都至重庆的航线，1933年底，这里建成机场。

这是一座典型的季节性机场。冬春枯水期，小岛与长江北岸城区相连；夏季涨水期，机场大部分被淹没于江水中。因此珊瑚坝机场内没有永久性建筑，办公室、候机室等场所都设在临时搭建的数十间简易竹棚里。每年汛期一来，这些竹棚就会被拆除。

全面抗战爆发后，日军对重庆实施了惨无人道的轰炸，企图通过空中打击摧毁中国人民的抵抗意志。作为抗战大后方，重庆的空中防卫和物资运输显得尤为重要。珊瑚坝机场，凭借其江心沙洲的独特地势，成为当时重庆为数不多的可用机场之一，肩负起连接外界、运输物资、保卫抗战大后方的重任。

为了起降战机，对珊瑚坝机场的一场艰苦卓绝的改扩建，由此拉开序幕。

沙洲上的机场如何才能更加坚固？据《汪菊潜传》记载，1939年，由后任中国土木工程学会理事长的工程师汪菊潜主导设计的方案，采用“木桩+竹筋碎石”结构，即在沙洲上打入木桩固定地基，铺设用竹篾编织的网状结构，覆盖卵石与黏土混合层。

这是一场与时间和自然的赛跑。据《重庆市志》《南岸区志》等资料记载，每逢枯水期到来，政府马上组织数万民工迅速涌向珊瑚坝，他们肩挑背扛、夜以继日，用最短的时间、最原始的方式平整场地、铺设跑道。

没有大型机械，只有简单的铁锹、锄头和竹筐。特别是用于碾压跑道的巨大石碾，往往重达5至10吨，需要一两百人合力拖动。彼时，号子声、夯土声响彻江岸。

这更是一场与敌人的搏斗。白天，日军飞机呼啸而来，投下炸弹，机场瞬间化为废墟。每当空袭警报响起，抢修

民工即刻到指定地点隐蔽待命。轰炸稍一停歇，大家便不顾浓烟和可能存在的未爆弹，第一时间冲入场内，填平弹坑，恢复跑道平整。夜晚，在昏暗的火把光线中，军民继续争分夺秒地抢修。

1939年5月3日，重庆遭遇“五三大轰炸”，重庆城被炸得面目全非，珊瑚坝机场也未能幸免，跑道上弹坑密布，一片狼藉。然而，警报刚解除，成千上万的民工、市民，甚至附近学校的学生，便自发地涌向机场，投入到抢修工作中。

这种近乎原始的“人海战术”，确保了珊瑚坝机场总能够迅速恢复运转。日军飞机狂轰滥炸，企图摧毁重庆的抵抗能力，但一次次被炸毁的珊瑚坝机场，一次次在废墟中重生，如同凤凰涅槃，有力保障了战时物资运输和人员往来。

广阳坝机场

老百姓自发成立机场护卫队

从珊瑚坝往长江下游10多公里，穿越铜锣峡，就到了广阳坝。广阳坝机场，就位于这个长江上游最大的江心岛上。

这里隐藏着一段关于“生存、钢铁与意志”的峥嵘岁月。

市档案馆抗战史专家介绍，1939年，中国空军整训后，作战部队保留7个飞行大队，其中第四大队驻防广阳坝，配备苏制伊15驱逐机40架。同时，苏联援华派来的一支驱逐机大队，也驻扎在广阳坝。抗战后期，随着美国飞虎队的人入驻，广阳坝机场还成为中美空军联合作战的重要基地。

为打击重庆抗日的空中力量，日军对广阳坝机场进行频繁轰炸。

据史料记载，1938年2月18日，日机第一次空袭巴县；抗战期间，共出动9批次、923架次轰炸白市驿机场，投弹2323枚；出动18批次、825架次轰炸广阳坝机场，投弹2782枚。

每一次被轰炸后，都需要及时抢修。这是一场中国军民协作、男女老少齐上阵的“全民战争”。不仅有专业的工程兵部队参与，更有大量当地民众自



1940年，白市驿机场扩建后，成为老重庆最大的飞机场。

发组织起来，协助平整土地、修筑工事。

工程师李温平在广阳坝试验“竹筋混凝土”技术，用竹篾替代钢筋加固跑道。据《中国近代航空工业史》记载，该技术使跑道抗炸能力提升40%。据史料记载，重庆各市县相继成立了空袭服务队，仅1940年参加空袭服务人员已近2万人。

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，存在于民众之中。广阳坝机场的建设和抢修，汇聚了浩瀚的“人民力量”。

据《重庆抗战纪事（1937—1945）》《重庆大轰炸档案文献》等文献记载，面对日军的狂轰滥炸，广阳坝周边百姓自发成立了“机场护卫队”。他们中既有青壮年男子，也有妇女和老人——男子们协助空军搬运弹药、抢修跑道，妇女们为飞行员缝补衣物、送水送饭，老人们则负责警戒放哨。

1938年12月的一次轰炸后，一名60岁的广阳坝村民冒着敌机低空扫射的危险，从着火的油库旁拖出3桶汽油，避免了更大爆炸；妇女们组成的“洗衣队”，坚持将飞行员们的衣物洗净晒干。用妇女们的话说：“飞行员在天上拼命，我们在地上做点事，心里踏实。”

为最大限度减少日机轰炸造成的损失，军民协作，摸索出一套独特的防空策略。例如，他们在机场周围种植大量的农作物，使机场在空中看起来更像一片普通的农田，从而达到伪装的目的。同时，机场附近还设置了大量的防空火力点，配备了高射炮和高射机枪，一旦日机来袭，便能形成密集的火力网进行拦截。

军民协作，万众一心，确保了广阳坝机场的有效运转，为中国空军和美国飞虎队提供了重要的作战平台。

白市驿机场

转运数十万吨国际援助物资

白市驿机场位于今九龙坡区白市驿镇。从外围的铁丝网栅栏望进去，一条长长的跑道，如同一道灰色的闪电，

劈开广阔的平坝。

80多年前，每一个晴朗的拂晓，当飞行员们驾机从这里起飞时，每一次挥手都可能是永别。多少年轻的生命，从这条跑道奔向长空，最终将自己的名字，永远镌刻在那片他们誓死保卫的蓝天之上。

史料显示，随着抗战的深入，中国与外界的联系几乎被日军切断，开辟一条安全可靠的国际运输线成为当务之急。在此背景下，“驼峰航线”应运而生。这条在崇山峻岭间、恶劣天气中开辟出的空中生命线，承载着盟国对华援助的大批物资。

作为“驼峰航线”终点的白市驿机场，正是这些物资进入中国的重要中转站。白市驿机场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三个投入使用的国际机场，抗战期间先后开通重庆至河内、新加坡等地的多趟国际航班。

为应对“驼峰航线”日益增长的运输量和国际航线的人流往来，白市驿机场进行了多次扩建。据史料记载：“由于工程艰巨，石工缺乏，扩建缓慢。”“航委会转发军委会电令：抗战时局维艰，为加强陪都防务，务必限期完成！”

除了时间紧、任务重，建设标准也很高。《空军第五路司令部1940年作战日志》记载，白市驿机场制定《轰炸应急修复规程》，要求弹坑修复不超过4小时。为此，这里常备了一支3000人的机动抢修队。

每一次扩建，都有数万人参与。为保障机场的正常运行，军民展现出超乎寻常的意志。

“民工以血肉之躯拖动千斤石碾，妇女儿童亦参与碎石运输，工地上‘嘿咻’之声不绝于耳”“白市驿机场的工人用竹筐运送土石，许多人赤脚工作，脚上布满伤痕”“我们几百人拉一个石碾子压跑道，绳子勒进肩膀里。有人累倒了，监工就喊‘换人接着拉’”……在1943年前后出版的《中央日报》、美国《生活》杂志，以及2015年出版的《重庆抗战口述史》中，这样的描述或转述，屡见不鲜。

中国军民大无畏的牺牲精神，确保了白市驿机场的畅通。据《人民政协报》刊载的《“驼峰航线”的来龙去脉》记载，在“驼峰航线”运行的3年多时间里，共有80多万吨物资空运到中国。其中，很多物资通过白市驿机场转运至国内各地。武器弹药、燃油、医疗用品等，这些物资不仅为中国军队提供了必要的补给，为中国的工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提供了一定的支持，也为后来的反攻奠定了基础。

硝烟散尽，山河无恙。回望80多年前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，重庆机场群所承载的，不仅仅是战火纷飞的历史记忆，更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、众志成城的精神。它将永远镌刻在中华民族的史册中，激励我们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。

新重庆-重庆日报记者 陈钧 吴刚 实习生 荣桐



“飞虎队”队员为战机添加弹药